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僧行篇第五之三

福田論　隋沙門釋彥琮
問出家損益詔 并對　唐高祖
出沙汰佛道詔　同上
令道士在僧前詔 并表　唐太宗
議沙門敬三大詔 并議狀表啓論　今上皇帝

福田論

隋東都洛賓上林園翻經館學士沙門釋彥琮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諸僧道士等有所啓請者並先須致敬然後陳理雖有此令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琮不忍其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誡也帝後朝見諸沙門並無致敬者大業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見僧等依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為不致敬時明贍法師對曰陛下弘護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教又勅曰若不拜俗宋武時

守如

何必致敬對曰宋武虐君偏政不彰
茲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下拜勅曰
但拜僧等峙然如是數四令拜僧曰
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
拜不脫帝夷然无何而止明日設大
齋法祀都不述之後語羣公曰朕
謂僧中無人昨南郊對答亦有人矣
亦後至終畢無拜者其黃巾士女初
聞令拜合 一李衆連拜不已帝亦不
齒問之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
敬於王者盧山遠法師高名碩德傷
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沉乃作沙
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儀當時遂寢
然以絹詞隱密援列古深後學披覽
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輙復申叙更辭
福田論云 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遥
附桓氏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
聲應曰客從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
為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
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理
幽寂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
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

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辟于珎寶

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佛師
居本僧為弟子崇斯佛法可謂尊
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
致爰五十之載弘八万之典所說指
歸惟此至極寢暫滅影盡雙林之運
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門
學相承和合為羣住持是寄金人照
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
襲舊章圖方外而發心棄世間而
立德官榮无以動其志親屬莫能累
其情衣則截於壞色髮則落於毀容
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為飾上天
之帝猶恒設礼下土之王固常致敬
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
無滯推帝王之輕重亞神祇之大小
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居朝拜非所
聞也如懷異 旨請陳雅見 答曰周
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
爲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
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
比夏生長万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潤

之以雲雨之氣六合則感宗如海百
姓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首
虵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
免其編户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仁
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卑恭頓廢
辟諸禽獸將何别乎必能御以神通
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令
空事剔除尚增三毒虛改形飾猶染
六塵戒忍弗脩定智无取有乖明誨
不異凡俗詎應恃宣讀之勞而抗禮
万乘藉形容之别而闕敬一人昔比
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斯
文復彰厥趣安在如以權道難沿佛
性可尊況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闢
万齡之範仲尼敷百王之則至於謁
拜必遵朝典獨有沙門敢為陵慢此
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易
久不還明皇誰能刋正忽起非常之
變易招無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詳
覽　主曰吾所立者内也子所難者外
也内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
望懸絶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該閫
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為辯試舉其

要揔有七條无德不報一也無善不
攝二也方便无导三也寂滅无榮四
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乱六也因
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
之三條引出成式　吾聞天不言而
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
何力民无能名成而不居為而不恃
斯乃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
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蚕
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恵食粟飲水
飽滿銜澤既能矜許出家慈聽入道
斷無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来既蒙
重恵逐思厚荅方憑万善之益豈在
一身之敬追以善荅攝報乃深徵以
身敬报利益淺良由僧失正儀俗減餘
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
當遵立如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
之欲求其福畀之復責其礼即令從
礼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
則存而似棄僧而類民非白非黑无
所名也竊見郊禋揔祭惟存仰福為
尊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
地可反斯儀罕乖後更為叙是謂益無

德不報者也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
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
鎧縱虧戒學尚談智曲如塔之貴似
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
以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引凡終朗成
覺適而能趣斯故剔髮之辰天魔遥
懾染衣之日帝釋遥懽妓女聊披无
漏遂滿醉人暫翦有緣即結龍子
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怖威靈斯在
儀服是因多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
可輕光揚僧力波離既度釋子服心
尼陁亦歸匿王屈意乃至若老若少
可師者法无賤无豪所存者道然後
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
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寶信心平等
或有值真纔滿四人即成一衆僧既
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
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之
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号良福田之
最為聖教之宗是謂第二无善不攝
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昇雲地卧疾
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嘆辯才
新學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

常准謂時暫變其例乃多則有空
藏弗恭如来无責沙弥大願和上推
先一往直觀豈可驚佐弊詳典釋莫
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警彼上
愓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倫行一道直用
至誠既非三恵詐是恒式因機作法
足為希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
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
齒存其義夏始終通訓利鈍齊御者
幼有序先後无雜未以一出別業而
令七衆普行自然之理分明可見昔
妻死哥而皷盆身葬嬴而櫬土此亦
疋夫之節豈繫明王之制乎況覺典
冲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
辯是謂第三方便无尋者也且復
周之柱史久奔王侯曾之司寇已居
國宰宗陽道德始日无名訓在詩書
終去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
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仍邁
夷齊之操擬今尚迥焉似高攀十力
遠度四流猷斯有為之昔欲彼无伴
之滅不繫憲於公庭未流情於王事
自然解脫固異偏者之儔矣是謂第四寂

戒无業者也 至如祭祀鬼神望秩
川岳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輩為
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礼僧衆為神所
礼王寧反受其敬上下叅差翻違正
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令
来在僧祈請之至會開呪力音無拜
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者也本皇王
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秘於
淨心外像仍摽於俗相是以道彰緇
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
絶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婆之
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尊修信
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
以跪親為孝許非不孝之罪不以拜
君為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白殊所
法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
六服不可亂者也　謹案多羅妙典釋
迦真說乃云居剎利而稱尊籍般若
而為護四信不壞十善无虧奉佛事
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赤
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應
天順民御圖握鏡始開五常之術終
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往

因弘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九張 丞 周
力日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
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勢
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祀使怒及出
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禮誰敢
鱗張但恐有損冥功无資感善昌誠
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回不可忘
者也上已略引吾意粗除子惑欲得
博聞宜尋大部　客曰主人向之所引
理例頗繁僕雖庸闇頗亦承覽文
搖幽明辯苞內外所論祭典尚有迷
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
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
境欲行祠法要藉礼官本置奉常專
司太祝縱知鬼事終入吕伍真佛已
潛聖僧又滅仰信冥道全隊幽神季
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閑逆相學別
搆職掌檀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寺塔
坊所以爾其俗役繞爾王網即隆民
貫既同典祀非合稱實朝於天子固
是恒儀若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
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
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其二請聽嘉

言少除異想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
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
止惡道神勝於色普該情趣心有靈
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銓
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
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顯於一
氣誠言闕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
焉鬼報冥通潛来密去標以神号特
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乾
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
若己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
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弥
亘虛空意帶熏種湯盈世界去而復
生如火焰之連出来而更逝若水波
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覩其
終濁之則為凡澄之則為聖神道細幽理
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
所不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无遷
謝生盲自不瞻睹詎想追於舊蹤傾
心歸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
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
為內影憑帝威為外力玄風遠及至
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十一張 郭
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
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
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
未参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須京
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
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
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初暫行此抑彼
亦年真不頻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
美忽遣同之可怪之極　答曰有旨哉
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
問出家損益詔 并答　唐高祖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弥隆
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
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
至於道觀无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太史
令傅奕者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見
國家別敬弥用疢心乃上廢佛法事
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
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
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
昌大李孔之教行焉
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
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

[illegible]
上

章耶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
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清法寺沙門
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撥作
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
豈九流能辯法身无象非十翼所詮
但四趣茫茫飄淪慾海三界蠢蠢顛
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至人所以降靈）大聖為之興
世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
天竺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
猒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
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
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
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
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内懷其孝禮
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
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
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懃聖教故為
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
化此其大略也

出沙汰佛道詔　唐祖太武皇帝

門下釋迦闡教淸淨為先遠離塵
垢斷除貪慾所以弘宣勝業修殖善
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

教撿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大
服飲食咸資四輩自正覺遷謝僞法
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很戾
之侶規自尊高浮情之人苟避傜役
妄為剃落託号出家嗜慾无猒營求
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闤闠驅策畜産
聚積貨財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
編户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无
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
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
重刑黷乱真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莠
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
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
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
唯趣喧雜之方繕築崎嶇甍宇舛錯
鄰近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
招来隱匿誘納姦邪或有接近鄽邸
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老氏
垂化本貴冲虛養志無為遺情物外
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
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
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
有辯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十四張　果
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官等有精
勤練行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
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
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
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
制之事悉宜停斷
令道士在僧前詔并表　唐太宗
貞觀十一年　駕巡洛邑黃巾先有
與僧論者聞之於　上乃下詔云老
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
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
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
遂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
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
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
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
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於近
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
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
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
里終風靡於朝庭遂使殊俗之典鬱
為眾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
流遯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

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无為之
功且有觧張闡茲玄化自令已後齋
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
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尊祖
之風貽諸万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擬諫
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頴內外
兼明携諸耆老隨駕陳表乃至闕口
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桑榆始
逢太平之世身同蒲柳方值聖明之
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雖
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无隱敢
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系出自
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
无德而稱令道士等在僧尼之上奉以
周旋豈敢拒　詔尋老君垂範治國
治家所佩服章亦无改異不立館宇
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
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
之愚非曾司殺莫之能識令之道士
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
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棄五
千之妙門反同張陵漫行章句從漢
魏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

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
上誠恐真爲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
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
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
願天慈曲垂聽覽

今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一首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
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
理絕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
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
迄乎茲辰宋朝蹔革此風少選還遵
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
宣禮典以名教被茲真俗而瀨鄉之基
克成天構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
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官僧
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
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
聞

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右相太子
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宣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
俗表一首

僧威秀等言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
父義當依行理無抗旨但以儒釋明

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蒭
蕘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
禮安居寧土得弘出俗之心所以自
古帝王齊遵其度歆其變俗之儀全
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
多宗匠攸遠時時閒發自漢及隋行
人重阻靈岫之風猶贊仙兆之化尚
跡未若皇運肇興隄封無外五竺
與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
之命載隆輶軒之塗接軫莫不欽
斯聖迹興樹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
從不絶今若返拜君父乖異羣經便
登驚俗之譽或陳輕毁之望昔晉成
幼冲庾氷矯詔桓楚飾詐王謐抗言
及宋武晚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
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
常之儀雖曰流言終纏顯議況乃夏
勃勃拜納上天之怒魏燾 行誅肆
下癘之責斯遂久列備擧見聞僧等
奉佩惶懼投庇失厝恐絲綸一發方
國通行必使豪兼望風方弘失禮之
譽悠哉後代或接効尤之傳伏惟陛
下中興三寶慈攝四生親承付囑之

宜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
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
之敬俯仰惟谷憂懼實深如不陳請
有乖臣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惘君
之罪謹列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
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朝議斯穆終
遵途於晉日委略常談畢歸度於齊
后塵黷威嚴惟深戰戢謹言

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中
表上請左右相云勅令詳議拜不拜未
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
明相與謀議共陳啓狀聞諸寮寀云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

論沙門不應拜俗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白金河徙轍玉門揚化
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
歸向知津故得列刹相望仁祠綦布
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
信之士林蒸高尚之賓雲結是使教
分三法垂万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
五乘之清範須以法兼玄曠類聚難
分過犯滋彰有塵御覽下非常之詔

令拜君親無惻隱之懷顯踈朝議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良由行業光時道合上靈澤被且自法教東漸亟涉將隆三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謨乖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襲舊津伏惟 大王綂維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攸靜今法門擁閉聲教莫傳㩀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叨闇難及徒鶴望於九重天階罕登終栖遑於百慮所以干冒陳款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洽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興景福光於四衆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塵擾之深惟知慙惕謹啓

四月二十五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門不合拜俗啓一首 夫人帝后之母也崇正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架築相續入出宮禁榮問莫加僧等詣門致書云尔

僧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化万載翕惟聖之風故得衆秉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

右明奉天第二十五第中字誤　衆

犯遂有擽押涉青田之撥少壯懷
白首之徵備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
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
顧故金石涅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則
具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隸果兩分
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為生
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感故經陳
通供如棄之無窮律制別科若涯之
有際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設出俗之
威儀登趣真之圖德固使天龍致敬
幽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叨不絕比以
時經濁涂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
叨偉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
虧於憲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
迴天睠垂朝議之勅僧等內省惠懼
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厝仰惟
佛教通屬四部幽明敢㥽竊議夫人
當斯遺寄況復體茲正善崇建為心
垂範宮闈成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
濟在緣輒用諮陳希垂救濟如蒙拯
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歸弘護斯在
輕以聞觸追深悚息謹啓

四月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 [illegible]明集[illegible]弟子張[illegible]

諸寧輔等狀一首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又
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
王敬之若神重之若聖哉則佛化之初又也朱
仕行釋道安經録云秦始皇時西
域沙門十八人来化始皇弗從禁之
夜有金剛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
首謝焉 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開
西域獲金人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
帝以爲大神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
大夏尋之云有身毒國即天竺也彼
謂浮啚即佛陁也此初知佛名相云
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撿藏書往
往見有佛經此則周秦已行始皇焚
之不盡 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
月氏國因誦浮啚經還于時漢境稍
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隱重
此中興
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
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
獲三寶東傳雒陽畫釋迦立像是佛
寶也 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

竺来儀是僧寶也立寺於雒城西門
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
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盛
漸深不聞拜毀　吴氏江表四主五
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
名為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屏
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
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時軍國謀猷
佛教无聞信毀　晉司馬氏東西立
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
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
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
後庾冰輔政帝在幼冲為帝出詔令
僧致拜時尚書令何充尚書謝廣等
議不合拜往返三議當時遂寢爾後
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
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
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
敬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
方内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如育王等
禮此[illegible]書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
[illegible]文之載于宋[illegible]之[illegible]于[illegible]等尋大法東流為日諒
久雖風移政易而仰之不異豈不以

獨絶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
無害於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
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答以
方外之儀不彜諸華之禮乃著沙
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
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
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大明
六年暫制拜君尋依先政
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
盡一信重逾深　中原魏氏十有
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備見
魏收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聽讒
滅法經於五載感癘而崩還興佛
法終於靜帝　自晉失御中原江
表稱帝國分十六（謂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是也）斯
諸為政信法不虧唯赫連佛佛據
有夏州兇暴無猒以殺為樂佩像背
上令僧禮之後為震死尋為北代所
吞妻子刑戮具如蕭子顯齊書
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
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
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
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

敎論以抗之論十九流之敎敎止其
身名爲外敎三乘之敎敎靜心戒名
爲內敎老非敎主易謙而攝帝聞之
存廢理乖遂雙除屛不盈五載身
歿政移　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
文帝崇信載興佛法龕內置塔百有
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錄
政聿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
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
拜旣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剗
斮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
代故使事理乖常尋條舊轍良以三
寶爲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之位雖
信毁交貿殃咎推移斯自人有窊隆
據道曾无興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
劫之大期壽六万年住擇門之正法
况乃十六尊者作化於三洲九億應
供護持於四部援斯以述曆數未終
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爻不
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
位尚有不屈之人况弃俗從道而便
責同臣妾之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
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今僧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三十五張

受佛戒乘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
而仰其容莫不拜伏於佛者故得寘
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
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
之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
時俗若浮雲達形命如陽燄是故號
為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
出俗無霑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
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源極廣故略述
之今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敬俗者抗
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
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　涅槃經第
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　四
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
不應礼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第五
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
次第礼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
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礼
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礼薩遮
尼乾經六卷云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
乘法毀呰留難者犯根本罪（之今小依非）
（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可令遵佛　法拜親俗之叩不信佛者犯根本罪）又謗
无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

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
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无間苦以
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
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
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四方
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
死亡无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
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為救此苦
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
不載

僧道宣等白朝宰群公伏見詔書令
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
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
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抗而諷文侯
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
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垂開放
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
五衆陳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
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
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
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擇典在
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
鏡僧等荷國重寄闡放出家奉法行

道御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術
仰栖遑罔知投庇謹列內經又以故
事具舉如前用蘭朝議請垂詳採訪
白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寮九
品以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揔坐
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
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
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
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
故事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
郡王博乂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
議師等可退時羣議紛紜不能畫一
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
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
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
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
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
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機崔餘慶曰
勅令司別立議未可輙承司禮請散
駮雜令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
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
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
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中臺司禮大常伯隴西王博乂大夫

孔志約等議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別䯻同於毀傷攤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切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為孔拜處俗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弃三研覈謂弃通理又道之為教雖全䯻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攝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資高尚並仍舊貫元默彝章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用軒神衷道法難虧還咎睿想既奉詢蒭之詔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愜允延深戰惕

司元議者肖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后標則天之貴至於擎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侶同遵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絶名言而老釋二門出塵遠俗無一音離有會空端見明耶闡慈悲之偈氣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鴈之間養

生在慮罪色聲之相寂滅為心執禮
蹈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
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出生靈
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
變其禮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沿革
疐爭而斯道無墜洎哀纏雙樹慟結
三豨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
故當輔成舊教豈應裁制新儀誠宜
屈宸衷之嚴申方外之旨委尊親之
重縱環中之遊愚管斟量遵故為允

司戎議一首

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凝二字為經
百成攸緬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
万劫紫氣浮影混万殊於一致爰有
儒津復軔殊軫秀天地陰陽之稟禮
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矩跡
端形則教先於闕里齋心力行脩来
悔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為內防雅有
制於魏闕儒為外撿不能括其靈臺別有
玄宗素範振蕩風物翔鵬逆鷃促捲
遼菌無為無事何得何失然則道佛
二教俱為三寶佛以佛法僧為旨道
以道經師為義豈直攝生有詭陶性

通資信亦為政是基禪習濃化而毘

丘未喻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逸以
矜傲為誇誕處乏夫之賤直形骸於
万乘忘子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
君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非遂降綸
璽是改其弊雖復孝居忠昌言路轍
而稽古愛道參酌羣情懷響者谷
不銷聲撫塵者山無隅細必備與人
之頌以貢蒭蕘之說何則柱史西浮
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曆
變市朝而事無損益唯庾氷責沙
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礼幸有何充
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
是以大易經綸三聖盡象不事王侯
大礼充物兩儀儒行不臣天子亦有
嚴陵踞謁光武巢夫長揖漢文曹
豈曰觸鱗故人不為纓網惟舊詎先
師道法侶何後戒昭上則九天真皇
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
或順風而礼謁或御氣而遊處一以
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無其
人共五刑之設關三木者不拜豈五
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桒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三十張

肅德之誠是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
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
王者莫不竭力而尊孝彼則不敬其
親雖約施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
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寘於巨責
者豈不以道釋與堯孔殊制僞毀與
禮教正乖蓮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
削珪之旨人以束帶為彝章道則冠
而不帶人以束髮為華飾釋則落而
不容去國不為不忠辭家不為不孝
出塵滓割愛於君親棄嗜欲弃情於
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撿於
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
厚於天地物則不荅君親之恩事絶
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万分之一者
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无輸報一
念必以人王為頭首四諦則於父母
為弘益方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
屈膝為盡忠色養為純孝而已矣必
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禮
則不孝莫過於絶嗣何不制以婚姻
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以
袈裟為朝服稱貧道而趍拜儀範

兩失名稱兼弁深恐一跪之益不
加万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
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无父事
三老无兄事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
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敬則
卑其道數而可卑道則去缺矣豈若
存敬於已存道於物敬存則已適道
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物亦
所以尊於已也況復形猶身也道若
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
隨聲揚則響應道崇則形寵身替則
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
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
又彼守一居道不離塵俗若可拜
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俗又參道則
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
道俗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
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袈裟為福
田衣亦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
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華不染
泥滓亦為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
為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
相捋輕忍辱更貽福田甚用危疑

終迷去取解衣而拜則越俗非章甫
之儀整服而趍則緇衣異朝宗之
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屏高門之地
理絶朝請事乖榮謁豈不謂我崇其
道所以彼請其未請而卑之復何為
者廬山為道德所居不在搜揀之例
甘棠為聽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思山
與樹之无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
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
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
諸侯之上行道之輩焉復可卑其礼
若謂雨為欺詭則可一而寢之寢之
之道則芟薙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
何止降屈而已若謂雨為濃助則豈崇
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
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為
真儀不以金翠而增肅以芻狗而尊
像不以芻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
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
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横服於已資
法服而為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
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
王事資持護法為常也常行不易一

隅可革乎門或夷適有護法之資
塞有墜法之處與其墜之爲若護
之何必屈折於僧客盤辟於法服使
萬國歸依者居華夲於其間哉語曰
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
因其精誼而爲利矣洎乎日光上照
皇運攸宗乘接天潢枝連寶攡籍
无上之道闡无疆之業別氏他族前
猶崇往神基靈派道豈捣今此爲
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寶祚斯後定
水玄波法雲彩潤高解脫之慶演常
住之福王前帝昔尚或攸遵王聖臣
良胡寧此變臣愚千慮萬不一得儻
緣斯創造无益將來於恒河沙劫有
毫釐之累雖率土碎首羣生粉骨
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此爲
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
其誠搔首捫心隨肝瀝膽伏願聖朝
重興至教恒春奈苑永轉法輪一心歸
錄其人百祚遠光於帝冊則雖死猶
生朝夕可矣竊惟詔旨微婉義難適
莫天情畫一則可使由之睿想傍求
則誰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

兩教為无則崇之於聖運聖而崇之
則非無矣以兩教為有則筆削於時
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歧路非
偭兩端交戰道宜存跡理未懸心管
豈天窺蛙焉兼測理絕庶幾之外事
超智識之表自可懷鉛閣筆扣寂銷
聲而欲鳥處程言竽中竊吹將聾聽
而齊俗與瞽視而均叟雖有磬於心
靈終不詣於聞見也直以八風迴扇万
籟咸貢其音兩曜昇暉千形不匿其
影茲焉企景是庶轉規就日心葵輸
消驛露而靦顏槳夏履薄氷春兢惕
已甚赧畏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
竊以朝廷之叙肅敬為先生育之
恩色養為重釋老二教今悉夕之抗
礼於帝王受敬於父母而優容自昔
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
剔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服
出家故无家人之敬捨俗豈拘朝廷
之礼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
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
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

望准前章无違舊貫謹議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
㝢尚開信毀之源豈惟像末不流弘
約之議須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
識玄猷頗聞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
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巨唱
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嵩
佛君子或能詳覽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録事沈玄明等

議狀一首

竊以紫氣騰真玄牝之風西被白虹
沉化涅槃之蘊東流鑾羽驤霞影王
京而凝衆妙津慈照寂啓金園而闡
至道義冠空有理洞希夷祛濟塵
蒙薰滌因累神道裨教茲焉有徵坦
躅革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彈曰守法高尚稱為流弊違經拜俗謂之懲革即事不可共始理何原夫在三之敬六
位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雍
罔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敬形於焉
礼穆寔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
法為師帝以天為則域中有四大王
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固乃

廣弘明集第二十五 第十七丈 宋

同貫身為法器法惟道本黃冠慕道
緇裳奉佛致敬君父𦙍契玄波 彈曰佛 法乃寂
外之尊帝王為域中之大教存而令屈捐不拜遂 類編人世乃法水塵而不濡何玄波之𦙍契耶
且夫戒錄纔高猶盡肅於膜拜況乎
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 彈曰王論之 沙門所以上
下相敬而抗礼寂居者良以宗致既同則是 約成序津逆有隅則義无降屈誠哉是言可
為龜 鏡矣 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
踈齊寵辱恵我不為是損己詎稱非
自當泯若无情湛然恒寂安假卯迦
維而頓顙覲天尊而雅拜塵容不
異俗致敬未乖真 彈曰沙門落采披緇 道俗懸隔拜違佛教
具顯經文而言敬未乖真容不異 俗此乃指南為北又白成玄 且伯陽
緒訓於和光不輊演教於常礼妙叶
謙尊之德遠符鄰照之規 伯陽誕自 姬周身充
柱史為官則王朝之一職言道儒宗之一派 拜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輊之礼四衆乃
擢道之一時其猶文命入裸俗 而解裳不可例學以為摸楷 又三極之中
師居其末末猶展敬本何疑哉 彈曰 釋衆
所以師資相敬正以教義不殊故可 非是約本末而言何孟浪之甚也 若以袈
裟異乎龍袞轂巾殊於鷩弁服既戎
矣拜何必華各循其本无爽彝式其
有素履貞遯清規振俗神化盼響
戒行精勤藻掞桐巒梵清宵鶴錦旌
徽猷瓊符御靈德秀年耆彌其拜礼

自餘初學後進聲塵齋宗並令盡敬
君父請即編之恒憲 釋曰若以不拜為 非則德方年耆事
宜翻光若以不拜為是則後進初學无互令 拜進退予盾去取自爭請即編之恒憲何而
見之 起手 如此則進德修業出塵之軌跡
隆苦節捷壇入道之心途勵玄風斯
遠國章惟綱塵可以詳示景則靜一
詭弊 釋曰以尋宗為是則謂守法為 詭弊於斯以驗餘何可執 自我
作故奚舊之拘夫鏡非常之理必藉
非常之照天鑒玄覽體睿甄微採
象外之遺宗極環中之幽致雖則覽
駭常聽抑亦終眞大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治等議狀一首
竊以道教沖虛釋門秘寂至於照仁
濟物崇義為心乃睠儒風理言不
異 釋曰儒教所明不踰家域釋典所歸高出 見聞故魏東陽王丕曰佛法中論非儒墨
者所知今言不 異何多謬耶 至若宿德耆齒戒律無
虧栖林遯谷高尚其事若斯儔輩可
致尊崇其有弱齔蒙求薰修靡替
背眞混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
通允 釋曰夫稱沙門者何也謂紹法眾賢 蒙俗化儀乏搢紳之飾教來而之糾
求宗故所以直歌執可分其德者 矯俗故由茲抗禮寧容屈以尊卑 但在家在
國事親事君不拜之儀何可以訓 釋 可
誠夫奉君親者无宜不拜沙門不事 王侯背恩天屬以拜為訓似未之思 望請

勒拜垂憲永後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狀一首

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心方外擯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時隔然今出家之革多雜塵伍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謁為務徒有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彈曰不升蘭省屈者奉法而然謂者誠違教義只可懲其彼不逞之流寧容縱火崑岡而欲俱焚玉石耶）至若君親之地礼兼臣子孝敬所宗義深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道士女冠等道為時須事因法會者雖在君后聽依舊式捨此以往並令讚拜若歸覲父母子道宜申如在觀寺任遵釋典（彈曰夫僧尼合拜則无宜不拜不合豈簡時方何得剃染同是一人約處便開異礼法服始終无二擇事遂制殊經此乃首鼠兩端要時去立）庶其以卑屈為恥稍屏浮競以道德自尊漸弘教法輙進愚管伏增慙戰謹議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乂執議狀奏一首

司禮　議僧尼道士女冠等拜君親等事一五百三十九人議請不拜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稱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越常規

剔髮同於毀傷振錫異于簪紱出家
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切深
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
儒轍披法服而為俗拜踐孔門而行
釋礼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
其身詳稽理要恐有未愜又道之為乾雖金鼓言盡家起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揭
天攡大輅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
惟此二教相沿自久爰曁我唐徽風
益扇雖王猷遐暢實頼天功而聖輪
常轉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无益
將来於恒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
率土灰身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竊
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不若謬於
脩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
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二教所
利弘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苐
其所利非因利之道乖其本心非无
心之謂請遵故實不拜為允伏惟
陛下德掩上皇業光下問君親崇敬
雖啓神衷道法難虧還俗睿想既
奉詢芻之旨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揄
衷退深戰惕

一　三百五十四人議請拜

右僉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稱曰
聞罰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
辱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
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
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緇服之表
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裹其宗
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其迷途之
有作万物斯覩紐維天地馳駕皇王
轉金輪於勝境搆玉京於玄域遂使
尋直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髮沙門
弘礼足之綿典況太陽垂曜在天標
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
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止出
家未能逃國同賦形於姒鏡皆仰化
於姚風豈有抗礼宸居獨高真軌然
輊尊傲長在人為悖臣君啓父於道
无爓孝詳其義跪拜為允
前奉四月十六日勅旨欲令僧尼道士
女冠於君親致拜恐爽於恒情宜付
有司詳議奏聞者伴狀如前伏聽
勅旨
今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

中外裁風百慮而同致自周霄隕照
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惠流東被至於
玄北邃旨碧落希聲具闡六順之
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
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因革茲弊朕
席圖登政崇真導俗凝襟解脫之
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礼
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准豈
可以絕塵峻範而忘恃怙之敬拔累
貞規遺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
冠僧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
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沿
革二途紛綸相半朕商推群議沉
研幽賾然箕頴之風高尚其事遐想
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
其父母所慈育弥深祗伏斯曠更將
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
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
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京邑老人程士顒等上請表一首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
拔沉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
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為法主幽顯

之所歸依法為良藥傾惑由之清蕩
僧為佛種弘演被於未際遂使歷代
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
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寓垂範
導於无窮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
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
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
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成教出家不
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授
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
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
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礼豈
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
由啓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
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
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威嚴伏增
戰越謹言
直東臺舍人馮神德上
一　道士僧尼請依舊僧尼在前此依在儀下同令上
一　僧尼　請依舊道不拜父母
臣聞秘教東流回明后而闡化玄風
西運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義
宣於雅道提誘万品理塞於邪津只

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
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
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絕其近
爲之跡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超道
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
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
貞乘大道以流謙順無為而下濟因
心會物教不肅成令乃定道佛之尊
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礼未
是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豈曰無
為之妙陛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
至齋忌皆令祈福祈福一依經教二
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宗
父母者人子之慈稱陛下以至極之重
猶停拜跪之儀所生既曰人臣何得曲
申情礼捨尊就愛弃重違經緣情猶
尚不通援教若為行用陛下統天光
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許違淨教何
宜改作頼陛下因天人之志順万物之
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貫
庶埊金光東曜不雜塵俗之悲紫氣西
暉無爲物我之貴即大道不昧而得
盛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彰於聖日

謹言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
請論拜事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
哲崇護真詮良資寵奉伏惟夫人
宿著薰修啓无彊之福早標信慧建
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
實奉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勅被僧
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寔深荷
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
極佛教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
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披陳情用悃
惶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為上聞儻
遂恩光弥深福慶不勝懇切之甚謹
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請表一首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
有損無益文如左
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礼
拜順正理論云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玄
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无不依
經欽仰泊乎聖帝遵奉成教弥隆
故得列刹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

家曉思僁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
明詔須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官書
弃佛教万代之後蕪穢皇風

僧威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棄門割
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
容理固越情道仍殊物況挻形戒律
銘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於
福善而今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
有越戒之僁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
之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圭振遠猷
提拜幽顯既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
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
家人之敬護法斯在提福莫先自然
教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
謹奉表以聞塵黷宸旒伏增戰越

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拜
父母有損表一首

沙門靜邁言竊聞籍係告先尊父
屈體於其子乖章彼草介士不拜
於君親伏惟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
義是同故愛敬降高乃折節於其氣
容服異俗形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門
亦不支屈於君父窮茲內外雖復繼

永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息弐至如
自那堯君以日易月形雖從吉而心
曹三年是知遏密八音期於三載後
于心敬其来尚矣若令反拜父母則
道俗俱違佛戒顛没枉沉淪迴未巳
况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
但以家之利知無不為恐因今創改
万有一累則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
弥劫粉身奚以塞責伏惟陛下廣闢
獻書之路通納蒭言之辯輕塵聽覧
伏增戰汗謹言

襄州禅居寺僧崇拔上請父母同
君上不令出家人致拜表一首

沙門崇拔言拔聞道俗憲章形心異
草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處之儀心
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恩
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
則隆於愛敬之礼闕於經典之教僧
實存而見輕歸戒没而長隱豈有
君開高尚之迹不悖佛言日取下拜
之儀而違聖旨可謂放子求其福受
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矛盾伏
願請從君敬之礼以通臣下之儀輕

瞻扆旒弥增隕越謹言
論曰威衛司列　等狀詞則美矣其
如理何咸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
以屈膝為榮悟亡脣之禍內經稱沙
門拜俗損　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
抑令俯伏者胡言之系詞輕發樞機
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大甚而
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
永執或訪二議優劣余以為楚則失
矣齊亦未為得也然兩兼則膚勝
永執乃膏肓故外威衛於乙科退司
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言贍文
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無斯
穆龜筮叶從故得天澤下覃載隆
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
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耋僉曰叶私
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
表啓匪朝伊夕連訴庭闕但天門邃
遠中請靡由奉詔求宗難為去取易
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方之釋侶豈不
然歟讚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
廢道誠未為得司列等狀抑釋從儒
拜傷君父諱曰忠謀質議適華敷陳

闇要天人叶乞爰垂璽誥恭承明
命式抃且哥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
俗疇咨咸申啓表披瀝丹款未紆黃
道進退惟谷援措靡由仰怖神禹跡
茲法滌

沙門不應拜俗捴論

釋彥琮曰夫沙門不拜俗者何盖出
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
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
超寓內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礼宸居
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生无
以累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
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
例十焉至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
其利物君蹔逓誠令三寶住持歸戒
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
流也為祭之尸必叶昭穆剖牲薦熟
時為不臣令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
乎內典无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祀
宗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為國
賓令僧為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囑
勸勵四部進脩三行斯國賓之流也
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謂天子無

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
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
礼云介者不拜為其失於容節故周
丘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
戢剪慾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
冑之流也著代筮賓尊先冠阼母兄
致拜以礼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為己
任拯群生於塗炭紹遵遺躅祖承嫡
胤斯傳重之流也堯稱則天不屈頴
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今
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囂埃
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
犯五刑開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
責其具礼今沙門剔毛髮絕胤嗣毀
形體易衣服斯甚刑之流也又詔使
雖徵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宜尊
況德動幽明化霑龍鬼靜人天之苦
浪清品庶之炎氣功既廣焉澤亦弘
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開放之
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幼耽斯務長頗
搜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
簡重以感淪暉於佛日墼燔火以興
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

皆云不敬擾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

敬乃通心曲礼稱无不敬拜唯身屈

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无

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奕通經以

拜代敬用將爲乙故其書曰不拜爲

文遠公有言曰淵鋻豈待晨露哉

蓋自申其同揔也此書之作亦猶是

焉達鑒通賢儻無譏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